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九

趙充國傳事武昭宣三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音後徙金城今居音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

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

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灌園陷陳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

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權為後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

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音逐民所不田處畜

牧音仲焉曰湟北非謂漢地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音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

言音及抵官渡湟水音北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

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

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臣恐羌熾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遣使

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音備借也音以絕漢道充國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丹音罕罕反乃解仇作

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務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

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以充無熱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降羌及歸義

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人故玉等謂渠安國所取信故向於是與他族背叛也遂劫略小種皆叛犯塞

安國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音浩音門為虜所擊失其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時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破反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音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

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欲及之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衛

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

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遠騎候四望隱中亡虜隱音夜引兵

上至落都山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隱中兵豈得入哉充國

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討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

士士皆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

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耶初單升蒙靡當兒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

都尉即留離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乃遣歸充國討欲以威信招降單升及其德極也却略者解散虜謀極遇擊

之微工免反要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耐久可益馬食以七月上

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單升在鮮水上者虜以畜厚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

盡誅音奪其畜產音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議以為武

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達千里胡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佗反又有衣裝兵器難以退

逐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

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却略故臣愚冊欲捐單升聞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

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字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字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

議者咸以為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武賢為破寇將軍賜書嘉納其冊以書

敕讓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仲馮曰微無也言雖與今五星出

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

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譴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聞兵法
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升欲為燻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至
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庸之術而從為虜所致
之道臣愚以為不便臣得蒙天子厚恩犬馬之齒七十六亡所願念獨思惟兵利害至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升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升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
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簡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
聚解弛解謂曰懈望見大軍在車重師古曰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
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運致死諸校皆曰善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留牧田中罕
聞之喜曰漢東不擊我矣憂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
便文自營便謂面也非為公家忠計也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急因天時大利吏
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作秦末上會
得進兵蠻書其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
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蓬繚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言不忠也
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住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
湟中殺斛八錢吾謂耿中丞壽昌為司經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經百萬斛乃得四十萬
斛其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過失之意蓋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
有動搖相因而起卒謂雖有之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言備如此則所吾國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
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

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荊菜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蘇役
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卒讀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
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頌大東至浩疊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
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
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解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
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賦巨倖馬什一就草賦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游兵以
充入金城郡益積畜謂諸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薄戶反唯
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去
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
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遊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假師罷兵罷音班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
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丸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
支解羌虜之具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枝一節為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今不得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
失農業三也仲為日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示亦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
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瘳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達

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謂軍之又亡驚動河南大升小升皆危也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隍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

錄後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使出兵失十二利臣材下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

賜報曰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甚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討虜聞

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獲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

多算勝少算先寒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罕升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遠者不絕皆聞天子

明令相捕斬之賞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其速在來春故曰兵決可甚月而望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

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是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今釋坐勝之

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敗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變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

憂今久轉運煩費倘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

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

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明年五月充國奏言是奉本可

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涸河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前輩黃氣

俱亡者不過四千人魚音羗靡忘自說必得說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振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曰浩星姓也眾人皆以破羗驕勢破羗在平武驛也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

兵難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者

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圖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查為陛下明言兵之

利害卒死誰當復之言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屯卒武騎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

尉其秋差諸豪帥四十餘人降漢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

賢小弟湯充國處起秦湯使酒因酒使氣也不可曲變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即有詔更用臨眾後臨

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餉羌人餉况務反即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

中即將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糞管筆持筆於

威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囊丁各反又音託 事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

故官深恨上書告印泄者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裁趙充國乞骸骨賜

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詭就第朝廷每欲四出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策焉與請年八十六甘露二年

謚曰壯侯 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戒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

黃門郎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茂有先來先零白冠寇後漢西疆漢命流臣惟後將軍擊我

六師是討是震震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單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亢音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

有虎方叔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趙趙桓亦紹厥後武賢後

互註甘露三年圖其形於麒麟閣麟武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公孫

辛慶忌傳 事元成二朝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敵候戰飲即陷陳卻敵惠義其

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士屯馬耆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原父曰郎中

成文明尚軍字是歷郎中車騎將軍有文顯言朝廷多重之者遷張校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 成言

之月當云郎中將不能若去為將軍將也朝廷多重之者遷張校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 成言

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邊酒泉太守 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任兩郡著功迹

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邊酒泉太守 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任兩郡著功迹

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邊酒泉太守 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任兩郡著功迹

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嚮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羗將軍武曠顯名
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
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竊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厥難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夫將不豫設亡以應卒卒士不素厲雖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拒外奸
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
虜外夷莫不聞乃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源父曰慶忌陰負在爪
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為右將軍歲餘徙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
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遺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上報侯高

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扶風王翦潯陽漢興郁却王圍甘延壽於

六反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襲狄道辛武

賢慶嘗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

地處邊近羗胡民俗修習戰備高尚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十倍行其風

聲兼尚古而然今之歌詠慷慨風流猶存耳

魏吳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瞻瞻薄何立功立論武曠父子虎臣之後

傳介子傳事昭帝

傳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龜茲音丘皆嘗親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來使大

宛因詔命青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青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王謂服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龜

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拜為中郎還平樂監介子謂

介子謂

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又請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死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關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司馬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常惠傳事昭元帝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宣帝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廷脅末公主欲隔絕漢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帥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音鹿護單于父行新胡反及嫂居次匈奴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橐佗皆自取惠乃隨昆彌還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後代蘇武為曲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宣帝崩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烏孫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謀時事

鄭吉傳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驍執習外國事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中匈奴乘亂日逐王先賢檀欲降漢吉發塞外屯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通鑑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上嘉其功效迺下詔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仲反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迭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始自張蹇而成於鄭吉莫謚曰繆侯

甘延壽傳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起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弒升為期門郎也以材力愛幸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後漢城門校尉道

致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為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劉向以為可封三人者皆名儒所執者何異望之所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功當賞爾而無以破匡衡處義之正衡之言即望之遺意也向指為刀筆可乎或曰望之難奉世之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法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滕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為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爾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為國以義不可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為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未免以功利言爾首悅亦云矯大而

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愚謂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初燕別加
往使而辱報之未晚也

陳湯傳書元成二朝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通書屬文家貧自貶無節吐能也 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

官得大官厭食丞數歲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葬喪

勃古司穢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勃因賜謚曰繆侯以其繆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

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 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

功在并每過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

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

大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抄反抄反又匪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鄯支單于

雖所在絕遠蠻貊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

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

從延壽猶與不聽音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

擊湯湯起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堅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搗威白虎合騎之校

漢漢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前至鄯支城都賴

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音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齒櫓為箭戟弩為後印射城

中樓上人印音中單于具時康居兵萬餘騎亦與單于相應和和胡反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

吏喜大呼乘之呼火故反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卻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勒斬單于

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國獲以昇得者錄反凡新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

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子餘人賦于城郭諸國所殺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況

為一本反胡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已稱北藩唯郵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臣延壽湯將義兵行

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郵支首及名王以下官屬歸塞衝雲更即間以示萬

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妨婁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

素貪所由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饗更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更士共誅郵支單于

支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功今司隸反逆收饗按驗是為郵支報仇也上立出更士令

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

爭欲乘危徵幸生事於邊更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衛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

正劉向上疏曰郵支單于囚殺使者更士以百數事慕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

意未嘗有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燧之君盡城郭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塞敵侯

之旗斬郵支之首懸柱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梯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涉反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郵支已誅且喜且懼如風馳義檣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

臣之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蓋漢武功重用人也延壽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

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謂伐楚責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伐楚十七年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

勝十七年夏滅項不吉齊為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原又曰諱行事非貳師將軍李廣

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音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匹禮通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

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至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患隨彼擊之為孫卿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勳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則高於安連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取安連侯郵吉故事封千戶衛顯復爭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前紀曰成其功義足以封延壽前事可也春秋之美變泉臺則德之合中軍則罪之可也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拜湯為射聲校尉成帝初即位丞相衛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命寧夷中不正身以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駭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文公為之仄席而坐楚大夫子玉名得臣僖二十八年齊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

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曰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得臣獨在墨未歟也及楚殺子玉公善而後知也說曰有憂者反席而坐

窺兵并陘近漢有郵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

鼓擊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郵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卒興師屠

三重城車讀曰梓仲馮曰對何云五重者說斬郵支首報十年之通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

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是非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周書曰記

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擊

之聲不察周書之意非所以屬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

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救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

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郵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

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東大事疏讀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千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數惶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疏讀湯知烏孫丸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謂以舊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免為庶人徙邊議即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寬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雷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應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至今奉使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人之功以懼敵音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音又無武帝薦延壽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仲為曰名善開故云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未曾久反聽邪臣輟遂斥遠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遣湯卒於長安

段會宗傳事元帝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疏讀還為鷹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於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達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疏

曰此言總領懷柔會受所長已無足以曉喻也

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

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督贊毋求奇功終更亟還居亦足以復鷹門之騎門居宜反應劭曰是也言既

馮曰由沛徙鷹門非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許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

宗所立德之欲往謁諸帥候止不聽遂至龍茲謁城郭甚親附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之興

有詔贈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帥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即將光祿

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以名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

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將太子番丘番丘反會宗徑至昆彌所即手劍擊殺番丘官

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兒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

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鄧支頭懸棠街烏孫所知也彌昆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號滄龍

去會宗遣奉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爵關內

侯是時小昆彌季父甲是實行立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

死烏孫中年七十五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

有功迹者具此廉儀以恩信稱郭毋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僕葛葛音焉不自收

歛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叙傳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鄯支陳湯誕節在三慈知列反謂劉向各會宗勤事疆外

之傑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九

弟引批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雋不疑傳雋子死反

又韓亮反

亮反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盜賊起暴勝之為直指使

者衣繡衣持斧逮捕盜賊督課郡國也東壽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

達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楛具劍楛音古長劍首以玉作并虎盧形環瑛衣博帶威服至

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聞問延請望見不疑容

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躑躅起迎躑躅山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又音質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

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

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

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

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

問不疑有所平反反音活饑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

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牛車建黃纁纁也畫衣黃纁榆著黃冒榆音喻反

詣北闕自謂衝太子公車以聞公車主受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

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

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君何患於衝太子昔荆賈運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男子本夏陽人

名延年居湖

以卜巫為事

咸方遂一姓張

致堂胡氏曰為不疑言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蒯瞶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于
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瞶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蒯瞶
欲殺南子又忘父喪日欲奪其子輒之位當熟何疑然無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
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蒯瞶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
考實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况與慶園之事非倫類乎彼及太子稱兵闔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
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故令叱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
為證使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則格言也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
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錄是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
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
甚有故太子舍人謂方遂于狀觀甚似衛太子方遂刺其言其言實語調竟生斬

疏廣傳 宣帝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選兩宮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兒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太子
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不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懼說頃之
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持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棠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
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薛
護太子家親陋視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弟 弟 弟

蘇是見善重教愛實屬太子每朝因進是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在位五歲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任官至二千石
官成身立如此不去權有後悔豈和父子相疏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
即日父子俱移居滿三月歸者廣遂稱篤上既乞骸骨上以其年高老昏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
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童子設祖道俱張東都門外祖道饗行也俱居 送者車數百兩解決而去道
路觀者皆曰警哉二大夫成數息為之下泣

致堂胡氏曰以仕至二千石官成名立為榮以知足知止免於危殆為賢此非君子之高致始則於世
俗之中士則可爾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况皇太子年未冠學未成德未立少留傳之以須日就之功
不亦善乎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既十三則非幼童以帝王
子孫所秉國與於人善實實志趣已可概見以同肅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下史牘之情肅乎
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嘗傑之許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棄蕭望之師傳大臣分不薄也一為恭
顯傾陷名數足封而不境其為下獄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辯故參者何異借曰未知今宜知矣曾未數
月泰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善矣乎善為將善能為一至於此則時時有善疏廣之已熟殆可挾持
教誨者也是以決書去之其所謂上道者經論語者皆歸其詞而已廣論子受曰不去懼有後悔知太
子之不足恃善善善之所能及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為句以知止斷廣者漢乎知廣矣
廣既歸則聖家共其共饋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餘尚存幾所舉貴以其具減
餘廣子孫切謂善善善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善及君時時饋頌立屋書善善今日飲食善善善宜從
大人所勸說善善善曰死之入視老人即以開眼時為慶言此計廣曰善善善善善不念子孫故願自

有舊曰履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處位但教子孫無備而多財則損其志意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多者眾之怨也善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貪者聖主所以為憂者老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樂其福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使人說服皆以善終

子定國傳事室元朝
子永嗣

子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劉者其父子公為縣獄吏即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羅羅即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事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家我老久棄丁壯奈何姑果字其後自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者婦辯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其獄上府上時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屍獄於府上固辭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上獄其獄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實在是年獄元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赦重于公 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吏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詔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法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章臣諫書也王者皆起漢左國縣是為光祿大夫善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起為廷尉定國乃迎師舉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諍諍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多拜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法最平法務在哀矜善惡從輕如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高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寔定國貧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飲酒薄薪明原父曰論語云沽酒而歸不食飲則飲焉其飲也則反乎飲也 廷尉十八歲連御史大夫甘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 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上始

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今丞相御史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旱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乃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數感榮益安侯子永嗣

互註議以客禮待單于見望執憲評平天下自以不寬見兩吉傳

于永傳

永少時者酒多過失時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即將長水校尉定國免屠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散騎為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宣帝長女館陶公主始于公閭填父老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館陶公主施施者賢有行永以還尚

薛廣德傳事宣帝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楚國翼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廣德德經行宜克本朝為博士論石渠遠諫大夫代貢高為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醜籍雖於問反醜也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祭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以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帶儂頽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出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克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東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歐張

猛追曰導與典也臣聞主聖臣直乘危就橋安聖王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乃從橋復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廢德東

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祭縣其安車傳子孫貢父曰勝車言休心不出也故

平當傳事元成哀三朝

平當字子思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議論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傳讀文雖不能

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章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殿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初洽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

百餘年政教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續曰何德教休微不

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且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帝克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而化及萬方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者

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脩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殺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

始受命宜為周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也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

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聖德孝之至也上納其

言下詔復太上皇尊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洙有意者勞洙到反所過見禱奉使

十一人為最遠丞相司直後當以經明為首使行河下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為丞相以冬月

賜蕭闡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

吾居大位已負素誓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

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

疑而乞骸骨使尚書令諱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一斗為上尊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
晏以明諲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韋平

互註奏言九河令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堤防墮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詔

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見清以儒宗居相位服儂衣冠傳先王語其繇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

之譏見孔

彭宣傳事成帝哀帝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夏音假治易事張禹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錄是入為右

扶風哀帝即位連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

是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蓋是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耗耗與數同數伏疾病昏亂遺亡願上大司空長平侯

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數年薨論曰

互註為人恭儉有法度見張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園安危見說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憂力亦其次

也子定國父子哀縲折獄為任職臣仲馮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於則歟字也然則古文縲於音

詞辭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遼適有取通與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事失之者矣

叙傳不疑廣德美應樂宜理不昏遼適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

近於知和廣德平當彭

王貢龔鮑傳序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夏禹所鑄也左傳曰夏方有德也達伯夷故齊薄之餓於首陽不食其棗周

猶稱與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風者食夫廉慍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黃公用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呈太子單詞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而為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諂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服人有邪惡非正之聞則依者龜而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哉日閱數人裁與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長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強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諛也強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非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諛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知楚兩龔之累其清矣乎勤嚴淇宮不作苟見漢書不洽苟得久留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於不亦賢乎自園公綺里季黃公用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子真名模君平名尊地志君平名遵

王吉傳事昭宣元二帝子顯孫崇

王吉字子揚琅邪阜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若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

尉而王好游獵馳驅園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
與爵名也方音 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最所音昔召公述
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
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揮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吃手苦於筆墨筆止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霖露晝則
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炎冬則為風寒之所覆薄臣與數以與脆之玉體要而犯勤勞之煩毒非所
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履之下細研之上病與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於唐
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新訥焉新古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極之間
哉其反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白仲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臆專意積精以通神於以養生豈
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仙人伯喬及赤松子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
同興繼而社稷安矣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其後復故從自若從自吉報諫爭甚得輔
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
以行淫亂發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
刺史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
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賢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
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彼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
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務在於則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
聞聖主宣化流德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
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當擇所使左右所

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宮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宣。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民者，不知所懸以意
察察各取一切權請，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
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
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設一世之民，躋之仁
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趨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
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天誅於
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貧
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宣矣。絕惡於未萌也。又言營湯不用三
公九卿之世，而舉商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驕，與傲不遵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
益於民，此伐禮所為作也。宜明還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貶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者
尚方，明視天下以儉。視古者工不造瑠球，瑠球音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故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
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旨如此。上以其言迂闊，迂音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疾，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
安，東家有太栗樹，栗音吉庭中吉婦取栗以啖吉，啖謂使食之使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隣里
共止之，因固請令吉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盡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吉與
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言，吉年老，道疾，卒上
悼之，復遣使者弔，嗣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合于駿受為駿，以

孝廉為郎左書陳威厲賈谷經明行修宜顯以屬俗光祿勳宦術亦舉駿有專對材遠諫大夫病免官歸起家復遷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人之法薛宣政事已試上然其議遂起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罷崇代為司空封扶平侯自言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橋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連捷去秦所載不過糞衣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崇謝病乞骸骨餘為傳碑避王莽就國歲所毒麗

貢禹傳事元帝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帶禹曰冠帶竟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已聞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絲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責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禹祖孝文學皇帝循古節儉文帝衣錦綉其後履革器亡珎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效效故南反今大夫借諸侯諸侯借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復扶在於陛下臣恐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殺馬水衡減食肉獸有且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司馬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勤而遂孝元踐

位之初虛心以問高為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德薄不斷讓任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為不以
為言恭謹節儉孝先之素志也而高故放言之何哉使為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
愈大矣

頤之高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今未得又聞生
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為御史大夫列於三
公自為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為以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
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又言古者不以
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
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池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祇空虛不能含氣出
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
人積錢滿室猶亡欲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南西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
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持中把土持中凡反中古手足胼胝胼胝也步千反已奉穀租又出粟稅
草字把滿已反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木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負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
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能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
以為幣布并勿得販賣除其租稅之律租稅權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 又言文
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增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仗其誅疑者
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尊用士闢地
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從請曰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赦者補吏

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使巧吏書習於計簿能收上所者以
為右職上所所屬之府奸軌不勝則取身猛能操切百姓者孫七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者多者字
姓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護善書者尊於朝諱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
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惡刺而鬻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
世行雖大穢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好而得利者為杜士兄勸其
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
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職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官而已
則爭盡力為善者孝弟賤費人進真賢賢者廉而天下治矣陸下誠深念萬里之古法太宗之治正已
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間進忠正致誅奸臣遠放調佞調古放出圓陵之女罷官案記節暨云甲乙之張選
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辨辨與則三王可俾在官可免陸陸下省察天下
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都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
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除雖未盡從然嘉其實直之意高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送毀之禮皆未施
行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為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送毀之禮
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互註與王吉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高彈冠見王元帝時議罷角抵見刑志

意農桑見食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見郭

兩龔傳哀平朝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見及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

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乃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允父寬善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承微聖坐常為駕微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任嘉至皆為諫大夫爾再稱疾不至 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

秦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漢丞相司直徒光祿大夫守右

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遷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 勝言董賢亂制度緣是逆上指後歲餘

與博士夏侯常華言漢春秋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勅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

議相非恨疾言辯訟皆不敬 貶秩勝謝罪乞骸骨仲馮曰前云博士夏侯常華云常位大夫然博士非中朝臣疑言博士者誤 會哀帝崩 初

琅邪邠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持涿郡韓福以

德行徵業師賜策書東帛遣歸於是莽白遣勝漢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勝漢還歸老於鄉

里 初龔舍以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

居家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使道之

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拜為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

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史 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 莽既篡國

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為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

太子師友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光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

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父立門外勝稱病篤使者更說要一廷反以印綬就

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在病且動移至傳

舍亦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憚等白使者語勝即謂時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誰
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殺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語
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棺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
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摩室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冀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
其誰勝居彭城唐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互註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主輪官不敢為奸可大委任見鮑

鮑宣傳事表帝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舉孝廉為郎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為宣為諫大
夫連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舍
宿鄉草為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
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傳善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
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
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
覆劇於前乎朝之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父慰壘之士魁口聃反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飢
渴者臣未見也教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共讀曰供仲安海內
其難今世俗謂不智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眾皆為古刑人尚服今實人
反惑請審為好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
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並依也豪強大

柱蠶食亡獻四亡也苛吏隸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驚鳴男女遮道六亡也建古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事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

也積相惡雖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疫疾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

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

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在營私家稱賓客孫反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

為智和謂臣宣為愚陛下權臣若穴誠真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

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言尸鳩之鳥養其

子布德亦當然也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

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費酒霍肉查頭履更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

昌侯傳尚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說

曰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其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強可用獨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

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傳多徵故大司馬傳善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

相孔光故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行反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其辱為司直初國皆

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奸過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

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息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巳上之皇天見謹下

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慈臣天下猶不慈也臣雖愚愚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

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太義官以諫議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

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說言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是天窮罷傳中諸

曹黃門即數十人宣復上疏言陛下外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欲言相驚恐
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為歲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

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多反素餐之人賦字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學孫寵息夫躬過惡
免官遣就國賦敬然款音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音連陰

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射馬都尉曹芳音本無諱字音反但以令色諛言自
進實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上家有會輟太官為供海內貢穀當養一君今反

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
免遣就國取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賢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父安者也孫寵

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日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善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
以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

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行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
其車馬推奪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納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趙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
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遂抵宣罪減死一等免趙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

宜田牧又少豪傑易長雄遂家于長子長如字上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風請
以皇法索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如

逵逵反齊則薛方大原則鄒越鄒相音沛郡則唐林唐尊皆以明經訪行顯名於世紀逵兩唐皆任
王莽封侯貴重應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衣於以瓦器飲食又以營道公卿

王莽封侯貴重應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衣於以瓦器飲食又以營道公卿

被虛偽名 郗越相同 獲昆弟也 並舉州郡 孝廉茂材 數病去官 越數其先人 誓于餘萬 以分施 九族州
 里 志節尤高 相王莽時 徵為太子 四友病死 莽太子 遣使視 以衣食視式 其子 樂福不聽 曰 父死 遺言
 師友之 送勿有所受 今於 皇太子 得託友官 故不受也 京師 稱之 薛方 嘗為 郡掾 祭酒 嘗傲 不至及莽
 以安車 迎方 方因使者 辭謝 曰 亮在 上下 有粟 由今 明主 方隆 學虞之德 小臣 欲守 箕山之節 也許由
 山使者 以聞 莽 說其言 曰 說 不強 致方 居家 以經 教授 善屬文 爲之 徵反 著詩 賦數 篇 始 陶慶 郭欽
 哀帝時 為丞相 司直 杜陵 將謂 元卿 為宛州 刺史 亦以 廉直 為名 王莽 居攝 欽謂 皆以 病免 官歸 鄉里 臥
 不出 戶 卒於 家 世祖 即位 徵 薛方 道 病 卒 兩龔 鮑宣 子 孫 皆 襲 表 至 大官

互註外有直項之名 內實駭而不曉事 見息夫 影傳

贊曰 易稱 君子之道 或出 或處 或默 或語 各得 道之一 節 譬諸 草木 區以 別矣 言樹 桂 異類 而各 分營也 故曰 山林
 之士 往而不能 反朝廷 之士 入而不能 出二者 各有所 短 春秋 列國 卿大夫 及至 漢興 將相 名臣 懷祿
 耽寵 以失 其世 者多矣 是故 清節 之士 於是 為貴 然大 率多能 自治 而不能 治人 王貢 之材 優於 龔鮑
 中死 善道 履實 路高 貞而不 諛 薛方 近之 郭欽 將謂 好遊 不汗 絕於 紀唐 遠矣 珠於 紀道 及而 唐
 叙傳 四皓 遊秦 古之 逸民 不營 不拔 嚴平 郭具 吉 困于 質渥 而不 縲 高 既黃 髮 以 德 來 仕 舍 惟 正 身 勝
 死 善道 郭欽 將謂 近 遊之 好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韋賢傳 事昭 宣帝

韋玄成傳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

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錄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推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 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父

賢以弘當為嗣及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繁微罪未決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以玄

成為後賢薨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歸兄者 避承

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皇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

弘太守都尉數歲玄成微為未央侍衛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善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

晨入廟大雨津津女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刑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然父爵作詩自勸

責 初宣帝寵始張婕妤婕即葉反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故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

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

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昭然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學當世為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

缺之難難難右因以戒示子孫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宣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

幸郡國各立太祖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

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宣帝之并

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廟便殿寢廟之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舍廟歲二十五

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六月七月三伏立秋 編纂又嘗案八月先夕饋嘗皆一太牢耐祭

十二為二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至元帝時貢高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毀

及郡國廟不應皆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遵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遠而不足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共禱殆非皇天祖宗之意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錄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走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秦可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親廟四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等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五廟而迭毀毀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大祭言一禘一祫也祫音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穆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殺所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厥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難好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永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罷不結結帝廟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

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禮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孝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

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削亂秦之迹與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業顯焉高皇帝為漢太祖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

為昭帝後於義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為昭宣帝於昭帝為從孫故云一體孝宣廟及宣孝廟皆親蓋其正禮儀也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景帝為昭武帝為穆昭帝與宣帝

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蓋宜毀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文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象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所則清瀆則不敬宜

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間工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曰嬪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

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營匡衡為丞相上廢疾夢祖宗謹罷却園廟上少弟穆孝王亦夢為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稱萬祖孝

文武廟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存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墜墜繼烈以下五廟

而逮上陳太祖間歲而拾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善義則當漢禮自四上食園廟間間工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高皇帝欽若稽古承順天心以為遵廟合祭久長之意即

以今日逮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定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共職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帝孝惠孝文孝武

孝昭孝宣太上皇孝又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等當受其咎久之上疾連年遂書復請所罷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廟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與請曰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云元帝崩衛太子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請所罷祠卒不蒙福請悉罷勿奏奏可成帝時以無繼嗣復復太上皇廢廟園世世奉祀昭靈后等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重臣雜議奏可於是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者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獲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響也孝武帝雖有功烈親重宜毀太僕王莽中為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四夷之患無歲一方有息三面救之天下皆動而被其害孝武愆中國罷毀禮樂地遠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昆下置五屬關是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古免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樂各反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老燉煌酒泉張掖以昂始羌裂匈奴之右臂而單于孤特遠遁于塞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蓋既定通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與制廢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事之心至今言世廟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而帝建太室為太祖孝文德至厚為文太宗孝武功至著為武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必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太甲曰太宗太戊曰錄是言之

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考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祀典曰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考武功德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持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有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載芾甘棠勿剪勿伐與召伯所茇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棄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為世宣布天下臣愚以孝武功烈如彼孝宣帝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敬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去丘呂反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纘夫終王乃入助祭每一德威而流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遠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為建迭毀之議史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虛疎

臣註經明行高詳見章賢元成咸以儒宗居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穢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見

班彪論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用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示後人而或者因窮盡父名觀此可以免矣原父曰謂字誤在下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高毀宗廟匡衡改却兆何武定二公後皆數復故數所伯反給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儀劉歆博而為矣叔傳扶陽濟濟聞詩聞禮至成退讓仍世作相也仍漢之宗廟叔孫是讓華自孝元諸儒變度園之誕章博載其路

魏相傳

魏相字叔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吏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離鉞丞不以時詢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好收捕案其罪論棄客帝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後人有告相賊殺不事事下有司河南卒伐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言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索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慎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靈威嚴數年宣帝即位徵相為大司農邊御史大夫四載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詭伯奏封事言春秋議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歸家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仲馮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誤也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將據權勢在兵官恐浸不利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求回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難讀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相遂代章賢為丞相封高平侯及霍氏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

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即國守相多不實違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末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表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虞與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終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錢乃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更行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寬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克祖賦弛山澤池波音禁株馬酷酒貶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三十三事臣謹案主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灾亡六年之畜畜與高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洧被災言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願明詔賑謀楮古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隨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憂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錄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陰陽未和灾言未息咎在臣等臣聞天地虛化必錄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子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寃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

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史書不生五穀熟然麻蓬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夫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害食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克所臻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者之本事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誥者臣重受詔長樂宮曰令重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臣昂謹與將軍臣陵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誥者趙充國李廣舉夏見湯舉秋見五貢禹舉冬西人各職一時大誥者其書奏制曰可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切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遠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教陳便宜上納用為相教據史策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遺至付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嚴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異刑爵為關內侯

臣註上封事乞專任張安世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崇天下嚮風詳見張甘露三年圖形麒麟閣見封策以為賞爵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
世傳

丙吉傳事武昭皇帝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即徵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術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辜吉曾表曾孫無辜吉據謹厚女從令保養曾孫置閉獄處音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
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事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
勸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幾能依反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還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
帝崩亡嗣昌邑王即位以行淫亂廢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今十八矣通經術有
美材行安而節和領將軍詳大議參以者龜其意願未于文曰光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
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遭
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 地節三年丘皇太子吉為大傅數月邊御史大夫及霍氏

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
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朕德茂焉其封吉為博陽侯

致堂胡氏曰無言不離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酬睨眦必報者技上之福心也其報雖同
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為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太晚乎
霍既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已他人雖有撫育舊恩誰敢出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
曾孫方在孩孺遠徙不常後吉為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頑貌所以遠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
踐祚歷三時之久修代來功亦無可愧矣漢夫薄子於人主曾微犬馬之力羈縻之奉尚欲因緣攀附
以希富貴若誠有素分鮮不曉曉自明懼恐祿之弗及也此曹遇曹朱家不足究其視丙吉為何如人耶
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絛而封之絛音弟及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大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
臣聞有陰德必享其祿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與金吉上書辭賞上不許

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史有罪職不稱職輒于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高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讀曰吉曰夫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行不案吏自吉始 於官屬掾吏務務過揚善吉取吏嗜酒數道蕩當從吉出醉臥丞相車上歐一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地也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取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通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取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刺謂知虜入雲中代郡邊路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預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掾邊長吏瑣科條其人瑣錄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平遠不能詳知辛音以得遠讓而吉見謂善遠意職取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暫使丞相不先聞取吏吉何見勞勉之有掾史蘇是益賢吉 吉又嘗出逢清道者死傷橫道清道時反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喘昌吉止驛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間相殺傷長安令京兆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奉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少式未可大熱恐此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邊郡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五鳳三年春吉病篤自上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謹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晚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子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悌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徵用此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吉薨謚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侯顯少為諸曹嘗從相高朝至夕姓

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
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師小吏切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師獄是時治獄使者
丙吉見皇曾孫遭難無辜吉擁全神靈成育聖躬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
比韓詩外傳云晉重耳之亡也過晉里里人從之乃其行吉子願坐微文奪爵臣愚以為宜復之復方
而適重耳無報殺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之乃其行吉子願坐微文奪爵臣愚以為宜復之復方
以報先人之功德顯卒子嗣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詔封吉孫蘭內侯昌為博陽侯
奉吉後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願為太僕與官屬大為毒刺免官卒已

贊曰古之制名必錄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
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神聖為心孝宣而與而魏有聲是時熙隆有
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節其行事吉處茲哉

叙傳高平師師惟辟作成圖默凶害天子是毗傳陽不伐合弘元大天誘其長慶流苗裔

陸弘傳 事昭帝

陸弘字孟魯園著人也性息陵反少時好使鬪雞走馬長乃受節從歲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

令 孝昭元鳳中泰山萊蕪山南勾勾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

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杜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

地亦自立生有蟲食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

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儻柳復起難居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臣夫為天子者漢家竟後

有傳國之運宜永索賢人禮以帝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意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安設杖言惑

眾大逆不道伏誅後五年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于為郎賜孟及孟使上此書

夏侯始昌傳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為昌邑王大傅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傳

夏侯勝字長公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蘭卿者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微為博士大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登殿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反更白大將軍霍光先不舉法是時光與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洪範傳曰星之不振屬討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原父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廢昌邑王不殺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而光安世大驚以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仲馮曰關內侯與國云向宜益宣帝初即位欲廢先帝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義履廣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歐駱兩越仲馮曰羌不東定威駱朝鮮與緬同郭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琛貢陳於宗廟備香律造樂歌薦上帝封泰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鴻鈺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朕獨曰武帝雖有撥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服士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耳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

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廣明
恭義曰劫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請專考武帝廟為世宗
 廟奏感德文始五行之舞世世獻納以明感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高勝
 廟既久弊窮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累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獲之整再更冬講論不怠更
 元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上乃詔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
 有所諱

致堂胡氏曰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虛母諱而不聞端言直指慶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雖
 結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求禮人將軍姑達就國其族屬黨相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行扶毒之
 禍而禹山雲他日之變亦稍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
 自生慶帝尚不以為難况顯為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禽縱在手者壹之術高矣然非人君文道
 也

因大敵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 勝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諱上為君誤相字
 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充言布於天下至見諷令
 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憚前事連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
 論語詔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始勝
 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僂拾地芥耳聖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
 建字長卿日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
 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別為一家之學為

第...
...
...

議即博士至太子少傅晉共王分魯西孟地封于為大河

互註名敢直言見劉向傳

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贛壽延壽字贛婦為郡吏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家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選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之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文江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又青亡光陰曆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說請數名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者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卿之郡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復以為不可行惟鄭弘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言間上曰此屬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君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此屬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附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言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力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此屬卜之而覺悟乎上曰雖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暴風冬雷春春潮秋孽積霜不殺水旱螟

虫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王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續曰上曰然幸其論於彼新與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書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也房指謂在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

司馬溫公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難故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享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轉惡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書又曰詢爾詳詳聽我範範孝元之謂也

○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和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部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唯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為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咸竟乘傳奏事傳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三上封事極言災異去月餘竟徵下獄棄市通鑑考異曰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本京房傳三月朔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表八月於京

匡衡為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徵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徵末耳

東萊先生西漢諱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翼奉傳事元帝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
情學不仕好律應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為之微待詔官者署數言事望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
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
正人誠鄉正曰鄉雖愚為用若乃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
貪狼申子王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
並行是以王者忌于卯也原父曰王者忌于卯陰陽家言于卯相刑于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
卯言夏以乙卯七殺以甲子七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戒故當其曰貪食
羊豕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興及德祿殃禍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子主
子今禁以丙辰寅射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子主
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于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

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
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闕而不論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未實亦甚優矣萬不失
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
左右邪臣之氣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上以
奉為中郎 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明年二月戊午地震甚甚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震
震因故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奉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豳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
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

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習五際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未戌也陰陽際會之處也

春秋有變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

蝕地雲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過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

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

地故應衝氣色發於面體病則久申動於貌今年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日陰氣

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比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

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

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借過度官宦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

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言絕男女之好今真至不應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

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夫人也居唯陛下財察財與明年夏四月

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來自以為中上疏願復賜閭卒其終始上復近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

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迷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圯園臺榭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七累年之畜所誅

承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切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

帝躬行節儉外省縣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脣而不為其積土甚至今猶存故其時天下太和

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

也臣願陛下從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颶池前鄉崧高崧高曰嵩後介大河建梁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

關而入穀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更徵諸侯之權一掌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

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重居而改作

曰但故額陛下運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
王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然周公猶作詩書彙
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起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
洽後世奢侈費用不可勝數至於陛下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疫癘百姓
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國下日光浸奪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
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
今漢道末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書奏天子異其意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選禮上
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年老以壽終子孫皆在當官

李奉傳事成帝哀帝

李奉字子長平陵人也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曆除尋為更帝
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厚遇奉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衷阮會之象其意以
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柱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天道五經六緯原又
言星宿河故思說五經蓋得專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
二十五舍受處往來無常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是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
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諛諛之言諛音任佗佗之勇佗音巨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
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
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戚未嘗至此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金子孫安國家書曰曆象日月
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察人民隸俗隸與以制法度考禍

福舉錯謬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重以水泉滂溢旁宮闕仍出旁海月太白

入東并犯積水缺天湖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湖十星在北日數溲於極陽之色無光洞氣乘宮北方

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斗星東南缺者揚其角而過之也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歲冬雷電潛龍為孽五行傳曰龍

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見井中幽隱之象繼以隕星流彗雜填上見二枚日蝕有背鄉背步內反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宜急博求幽隱

拔擢天士知天道任以大職諸闕茸佞調關吐脫反其入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宜以時廢退誠

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天文志云燕土災

冬夏至極鐵走於衛各一端令通停冬陽氣至庚仰而鐵依夏陰氣至庚低而鐵仰以此鍊二至根於是為暴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傳喜

問尋曰聞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稟異之來各應象而

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者明莫天乎日月夫日者象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舉人君之表也改日

將皇清風發晝陰伏君以臨朝不暈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蔽障日中輝光君德感

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暗昧亡光時與暗同日初出時陰雲

邪氣起者法為堂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後使所營聞

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衷於始初多矣其容恐有以守直正言而得罪者傷嗣

實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態月者象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

象也聞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此為母后與政亂朝與諸陰陽俱傷而不相便外臣不和朝事竊信天

文如此近臣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所

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王歲事為號首號令所紀令失度而歲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

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漢感周歷兩宮謂太微太白發越犯庫

發越謂太白發越兵寇之應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藩塲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教佞人防絕

萌芽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五天所以謹告

陛下也四五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為右陛下右與宜深

自改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歷歷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

其月土濕具具於六反恐後有霜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故古之王

者專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柅鼓之應也柅擊鼓之音也音乎臣聞五行以水

為本其星玄武整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

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紋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頓吠工大反

澗工外反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雷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害在於皇甫

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聞者開東地數震五星作

異宜務崇陽抑陰以致其咎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強本弱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折衝變為害本弱則

為邪謀所陵故馬不伏歷禮之不可以超道超謂士不素餐不可以重國陛下東四海之眾曾亡柱幹

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善養士宜少抑外親

選練左右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上雖不從善言然米其語

每有非常輒問尋毒對屢中違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灾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其後以白夏賀

良等陳說漢歷中哀當更受命其言亡驗賀良等伏誅尋滅死徙敦煌郡初尋治尚書與張璠鄭寬等同

洪苑 史異 羊 西漢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充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行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彷彿與同假經設誰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因執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叙傳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術殊或見彷彿疑殆匪關遠眾近世漢為尤悔深

作數言

趙廣漢傳 宣帝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禮音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仲馮曰茂材字平

準合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 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為京兆掾素其依富客為姦利廣

漢聞之先風告韻譜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京師稱之 是時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與讀賜爵關內

侯 遷潁川太守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橫胡前二十五反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

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相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曰受相訟讎記也願

而使 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鉅簡鉅音項音同竹簡也

之若今盛鏡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

宗大族家結仇讎姦黨最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列反又居謂反奸屠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

又輒得一切治理治直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趙廣漢 本始二年漢擊匈奴廣漢以太

守將兵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屬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

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僱仆無所避僱音甚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曹曹音赴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采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聞里輕使其根株常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謀共劫人生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廣漢嘗記名湖都亭長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專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捕伏如神捕伏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徽獄吏秩百石待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矣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谷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吾過京兆界從讀廣漢嘆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今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禹弟直突入其門虛索私屠酤酤與推破虛醫醫於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益與氣錄同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殺死廣漢疑丞相夫人妬殺遂自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夫人跪庭下責以殺婢事丞相親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罪不如廣漢高直蕭望之勸奏廣漢擅奪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過節傷化不道皇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不實等數罪天子許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豈願代趙京兆死使得收養小民廣漢竟坐吏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思之至今

致黨胡氏曰賢才之主千夫一人焉世所報得則當與世共借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豈當息若丞相稍平念為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為任伍或免為庶人或容其上印綬而去會教一郡有詔召歸既德其恩又不廢其能親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歟

互註為潁川太守惠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見續延壽傳

尹翁歸傳事宣帝

尹翁歸字子兄見音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史曉習文法喜劾劾善訐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闕變也亂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饋亦饋也百費畏之後去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年

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傷教不遜教音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其奇其對除補卒吏使從歸府案事發姦惡者皆得延年

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閱攝部汾北閱音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甚非書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

子兩人屬之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解音輒披籍錄縣收取點吏某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謀吏大會中及出行縣行下不以無事時其所有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郡許

仲孫郭孫為奸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黃仲孫中

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 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為左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有歸罪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逐奸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比伍中歸職名其縣長吏晚告以奸黠教使用類推逐盜賊所過振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緣於小弱急於養疆憂謹有論罪輸堂去重官收反許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嗛嗛嗛古不以行能驕人其得名譽於朝廷現事數歲元慶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鄉正治民異等卓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而閹搆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傳 事昭宣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郡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聞之是時小昭帝富於春秋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親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爵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權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 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擊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高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諺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費儉車馬下里為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治潁川

因其逆而大治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表諫財

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鼓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射御之事治城

郭收賦稅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棄楚之憂日智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

接待下吏恩德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刺責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延壽

常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從至教功曹議對曰遷至府門卒守車轡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悌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明府早駕父壯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

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對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敬于太守不自知

過歸舍召見門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違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言聽諫皆此類也在吏郡王

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於崇不肯出行行下吏反復同縣丞掾數白直

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毋郵分明各悉於外行縣思無所益重為煩

擾重反交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

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使賢長吏當夫三老者弟愛

其恥皆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者弟愛

繫待罪於廷訟者宗族傳相責諱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覓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

喜聞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飯食屬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

以下引見尉屬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救為不敢犯延壽恩信周過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

誠吏民不忍欺給 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音極為望之進延壽任吏郡時

不可勝計皆陰類賊長臣下頹制之所生也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夫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厲淮陰累載乃得通况乎
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其善其許然不徹也 久之勃海賊東盜賊並起故上書自
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必精於政事臣故愚
驚既無以佐思慮又處閒郡郡山陽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朕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
賊並起臣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微敬為膠東相
敬辭之言自請治劇郡非常勇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原父曰下言上
令然則三輔尤異如此天子許之故到膠東明設購賞聞量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
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欽音國中遂平 居頌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故奏書諫曰臣
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樂式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
然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考績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輜者音輜者音下
堂則從傳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綢繆直留反此言尊貴所以自欲制不從恣之義也書奏太后
止不復出 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
其以膠東相敬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
百賈苦之上以問故敬以為可禁敬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由反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
里以為長者敬皆召見責問固實其罪把其宿負把布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
驚疑顧一切受暑敬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赭是坐里閭聞出者
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棍鼓稀鳴棍音市無偷盜天

子善之 敬為人敬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法縱含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備趙廣漢之迹方略

耳目發伏禁姦不如趙廣漢然敬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臨用諱詩以

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穰人於三輔尤為劇郡園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

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夫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敬為任職 敬為京兆朝廷每有大

議引古今處位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敬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驕自以便面拊

馬便面而反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煥煥也有司以奏敬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櫛之私

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

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比必而敬奏獨寢不下敬使賊捕掾掣掣有所案狀反又人除反

辭以敬劾奏當免不肯為敬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諷辭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

案事敬聞辭語即部吏收辭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辭竟致其死事出死敬使

使告辭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運命子乃棄幣巾會立春行免獄使者出行下奏敬殺不辜免

為庶人敬免奏既下請闕上印綬使從闕下亡命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歡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

天子思敬功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敬敬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敬獨笑曰吾身亡

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令使者來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敬拜為冀州刺史敬起亡

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華不道賊連發不得敬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

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言容上 更逐捕窮蹙蹤跡皆入王宮敬自時郭國史聞

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障中障音老敬斫其頭懸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殺法削

其戶敬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即位待詔郭朋

上 羊 上 西漢

坊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閨內不理無以整外閨門也也府丞志著吏行能分別白之督為上

以賢為上未即曰當作毋以富家人百萬不足與計事者孔子治魯七日誅少王即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豫

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蕪矣令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

其事乘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意必教戒後輔令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奸賊咸震郡中

盜賊分散入傍郡果豪強多誅傷伏喜者坐殘赦免○涿郡太守徐明為尊不宜久在閣巷上以尊為郡

令即違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邛九折阪音數曰奉先人之遺體奈何數乘此

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

王尊為忠臣尊居郡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行下舉奏尊治狀遷為

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表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

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母持布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

布鼓以布為鼓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姪家交通尊到官召教長

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舍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

曰尊來為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尊耳

王變色後太后奏尊為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為庶人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徒校尉初中書

謁者令石顯專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成帝即位顯後為中太僕不復

典權衡諱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初奏衡諱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

俗為職知顯等擅勢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討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漸

懼寇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相問狀劾奏尊飾成小過以塞言平

相推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會南山書送南宗寺為善備音

歲餘不能禽制或說大將軍王鳳賊數百人在穀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曰夷陽還擊京兆尹乃可

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

三歲坐遷使者無禮及長安繫者三月間于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兒賞

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以

曰御史大夫中 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慢冊上綱古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御尊坐充吏民多稱惜之胡

三老公乘輿等湖蘇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原又曰日著日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割劫良民殺

秦法史道路不通曠日煩費不能禽制尊亦忿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

間大黨雲壞渠率效首臣等均痛傷尊修身潔己欲節首公破音指首式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

誠國家小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佞人之手未部曰無所陳忍親罪尊以京師廢亂有蓋

並與賢能微用起家為御賊亂既除蒙得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期音基尊位佞豈

不甚哉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別分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久之河水盛溢浸發

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甚夥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

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十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一主尊在尊

旁立不動宋祁曰立字疑有尊而水波稍却迺還吏民喜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於是制詔東郡

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眾心吏民復

遷就作水不為災狀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敬乎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

坐與伯不勝任免 公乘與公尊御史丞楊輔等辭過尊大叔利家利

家於博其煩輔以故深怨故害尊疑輔建書為詔

王章傳 事元成朝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與陳咸相善共毀石顯為顯所陷免官咸帝立徵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嘗幸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且更選忠賢上初受章言後不忌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 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論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仰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任官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死妻子徙合浦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風楚後第成都侯白上選章妻

臣註資質忠直敢言面引廷諍見楊傳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居趙廣漢尹翁歸陸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常善所居移風然皆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墮火翁歸抱公潔己為近世表張敞行術始及履忠進言綠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媚之名情占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議論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遠哀哉

叙傳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司既和且平於能許上俱陷廷刑翁歸承風帝揚徽聲任為右扶風百敬亦平平讀曰文雅自贊尊貴趕趕邦家之序章死非辜士民所歎力與否具或負者能之論不政乃收捕之無所之遺棄之罷立具即伏辜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蓋寬饒傳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郎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坐舉奏大臣是非，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櫛木。櫛音今短雖地冠大冠，帶長劍，躬繫行士，卒盛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留共更一年。更工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喜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行下多所再舉，然奏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之。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飲。」迺酒往，空村地，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舉作長信少府椹長，御起舞為沐，朕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嘆曰：「印讀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比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御而沐，穢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過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奉扶半以給吏民為耳。言事者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事許在位及貴，故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太子庶子壬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子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師古曰：「強深而禦善也。」仲故命君以司隸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死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

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五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息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備職而已適欲以太古久遠之重匡拂天子曰婦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則可矣而使之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審之軀言與不測之險穉穉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詘然直說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行曲然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唯裁首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官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禮古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怒傷寬饒忠真真真國以言事不富意而為文吏所詆控上書頌寬饒曰頌曰頌其美仲臣聞山有猛獸擊屠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善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且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俊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達下寬饒更寬饒引佩刀自刺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致堂胡氏曰寬饒之死生怨謗歟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種歟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志安敢清天下於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官名此兩言者蓋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也帝誠以仁義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廊廟斷國論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凡人臣之調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况言之當反殺之乎宣帝於是乎失其道矣

諸葛亮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之明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封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闕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章奢淫不奉法度負客犯事與章相連五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是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法又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又連年歲衰憂患空填溝渰日陰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領指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之首懸於都市日陰無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討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刑顯之交割日陰無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諷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難者誠為君也臣竊不勝情願音願願賜清寧惟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青忠而誅於君隨公慙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居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效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繁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徒

豐為城門校尉置上書告光極敷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乃制詔音制詔為城門校尉不內者已反音反怒堪猛

前載稱堪

司馬溫公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舉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己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為在其為剛直哉人臣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繼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為今兩責而俱棄之則善惡是非果何在哉

劉輔傳事成帝

劉輔河間宗室也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嚮魚鳥之瑞然猶若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福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風夜自暑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令過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聖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臣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臣卒慶忌等俱上書曰明王垂寬容之聽當諫諍之官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獨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深福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為外朝仲馮曰按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比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意者故得拔至於此司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且求治理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返公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患迭臻方當隆寬廣開寢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諍之臣人有懼心精銳銷典變乃臣等恐深傷之惟陛下省察留神上乃減輔死罪一等論為忠新

鄭崇傳

鄭崇字季海本高密大族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必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父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尚崇諫曰成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書昏日中有黑氣今祖

母從昆第二人已侯孔御洋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
心非傳氏之福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黜刺邪上遂下詔封高為汝昌侯 崇又以
董齊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重反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堂
知其尤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
如水願得老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初崇年立與高武侯傳喜以門學高居崇衣帝權為漢制

孫寶傳事成長年三朝

孫寶字子巖潁川郡陵人也 即音以明經為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

侍時大紀反謂寶自勅去後崇發主簿寶徒入舍祭寔請比鄰忠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

自勅去者欲為高節也令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

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更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

教道不可誦身然何傷且不遺者可無不為士不遺遇則居况主簿子也聞之甚高上書為寶經明質直宜備

近臣為諫大夫 鴻嘉中廣漢章盜起遷為益州刺史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

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勅矯制坐失死罪免 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

漢太守蠻夷安輯難與與吏民稱之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嘗稱疾不肯任寶請文為布衣

友文求受罪為探進見如賓禮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先勅曰今日君始擊當順天氣取好惡以

成嚴霜之誅探部渠有其人乎漢書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孤狸寶默然

穉季者大俠與馮子長蕭育皆學善長方貴季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

復應文文恠寶氣索索先各反畫也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閉關勿有所問如此竟

復應文文恠寶氣索索先各反畫也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閉關勿有所問如此竟

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謹他事也過家口謹詳終身自誓願以寶白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寧舍後塲為小戶但持組自治園穉季遠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謹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馮子長敗寶與者等皆坐免官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連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卻以當穉季之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投眾庶寬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上乃順指下寶獄大司馬傳喜等因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言道路稱免疑尚書令昌與崇內有讎介浸潤相陷自禁門近臣蒙受竟諂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雋郎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農馬宮等咸稱恭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名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稱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第不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時既恩哀共養營妻子如章內反既音布老共音洪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錢舊德臣以寶孫仇為諸長仇音

母將隆傳事成長帝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遷諫大夫成帝末降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以填萬方填竹其後上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哀帝即位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居用反共養勞賜查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家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使辭弄臣私恩微甚而以天下公

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上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竟陷無辜不宜處位遂克隆官徒合浦

何並傳 事哀帝

何並字子廉為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與能治劊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印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宥家愈盛歸長陵上家因留飲連日林卿素驕並度其為變伏各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令奴冠其冠自代乘車從黃騎身事嚴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適曰王君因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刺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家舍使奴刺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眾庶譴譁以為當絕太后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問狀而善之 連穎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吏為師友有過輒閉關自責終不失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搥地哭掾吏曰明府言微不宜若此詡曰吾哀穎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微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僂仆者故相吊耳時穎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第威為郡掾藏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鍾垂就脫劍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程輕俠趙李李最多資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從橫郡中從子用反橫胡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晚文法更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迺收趙李鍾威殺之並皆懸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穎川名次黃霸性清慎事不至言合數年卒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嘗覽魏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時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主生之言以終其言斯近古之賢

臣兵諸葛劉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遂然母將汙於冀州計一期反

故冬馮太后後漢書漢書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

叙傳竟鏡正色國之司直豈繫好剛輔以慕真皆陷狂獨不與不式崇執言責尚書僕射隆持官守錄

贊此持言口也寶典之度漢書漢書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

蕭望之傳事宣元帝漢書漢書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春秋詩書向縣令倉且十年以令詣

太常堂業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有光東長史丙吉薦諸生王仲翁與蕭

望之等數人皆名是先是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謀殺桀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山

及兩吏挾詩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闕光闕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

流大化致於治十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扶持恐非周公相

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極大

夫給事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處免下車趨門傳呼甚寵禮記禮記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

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意後大將軍薨霍氏親屬皆陷街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

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案時

問狀時居宜反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

先辭之用心也然而喜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蠶者

公室危唯明主躬為機道同性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則庶事理公道立羣邪塞私權廢處對毒天

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

十七也羊公印

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

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

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卷之九十四上

所言之狀請於次者中二十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仲馮曰共是一條不當中分焉者則今丞相御史試事丞相御史奏聞次者則令中二十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試事以文爾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連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之後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

大者也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違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邊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使侍中金安上諭意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是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盡餘積雖羌虜

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各反願令諸有是非盜受財一作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凶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

先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先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

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以難問故故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令免虜二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華人出財滅單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民民橫興戰歎也又請益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

不得贖首匿見知之屬議者類言其法可除刑之罪小過救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音制字本作贖二十五分誅之十三一曰重大兩品其罪輕者其罪輕者其罪重者其罪重者其罪重者其罪重者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望之強復對曰金布令甲曰金布者令諸名其上

事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大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有命金布者曰韓聞天漢四年

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其強吏民請奪假貳獄元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森和橫暴群盜

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更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上原公曰

兵誅者過半然後哀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遂不施故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

稱之連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昆彌烏孫之王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

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

爵二年遣常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于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

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遣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

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惠受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證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

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緣後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遠不復與結婚

通鑑考異曰烏孫傳請婚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仲壽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

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末為鴻臚蓋誤神爵為元康也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

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

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劉

實約為兄弟此第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代之是乘亂

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

中國之仁義和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威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

又奏言百姓或因之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金安上等詰問望之望之免冠對天子辭是不說說讀後丞
相司直縣廷壽縣音奏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鞅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告丞相德令丞相數病望
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約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益能父我耶服虔曰益能與吾父同年即仲
不足敬也又曰此直謂安安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踴慢不遵讀古
能為我之父經之辭辭受所監藏二百五十以上請遂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左連為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呈太子初旬
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
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陛下取德兄塞天地光被四表單于鄉風器化奉琛朝賀自古未有也其禮儀
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侍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猶
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諫之極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
卒有鳥窠鼠伏關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變絡福祚流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以客
禮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誓詔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屬之拜步之為州將軍與侍
中史高少傅周堪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言見言治亂陳事望
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諫大夫劉更生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
匡正上其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又典樞機明習
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特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
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緣是大與
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語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奪權擅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遵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以責恭顯令出視事廉顯因使高言宜因決免於是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致堂胡氏曰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現效以繼光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流於后庭置中書宦官至於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張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而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才之柄豈非其朝終必疎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能斷然去之况如元帝闇愚懦弱乎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罷亡秦之迹然則昌若不為之為愈哉

後數月制詔御史圖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道請導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伋緞音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非頗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望之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上乃卻食涕泣哀慟也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塚

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誣總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

發邪臣以底之野討孝元則不然唯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
森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互註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望之平奏其議親宣傳元帝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見元紀甘露
二年圖形麒麟閣見經傳馮奉世奉使遠制不可為法見奉世傳經術皆明施之政事見奉世傳

蕭育傳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添令郭舉殿殿後也言負最見責問育為

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脫吐何暇欲為左右言之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今言欲以育徑出曹書佐隨臺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自言欲免官去但是遂趨出欲去

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諫校尉後入守大鴻臚以郭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育為右扶風數月

盡誅子政等坐與馮子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乃以

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群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

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

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有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傳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間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官駁所圍哀哉

不寒望之堂堂折而不抗抗女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叙傳長倩慎慎於覲霍不舉不肯露素遇宣通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踏石許望之謀不詳卒為

石殿許史顯蹟

馮奉世傳子野王立參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縣長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 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污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選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沙車與帝國共攻振漢所置沙車王萬平沙車反并殺漢使者光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沙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却南道與故盟畔漢從都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沙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沙車攻拔其城沙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沙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上其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顧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且加前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稱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關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比必麻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與屬國常惠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陞西羌反詔召丞相章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三百餘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遣光祿勳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

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射推也而准也則曠日煩費威武窮矣今及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也堅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等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氣虛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先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控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怯弱之形見先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到隴西分三處奉世為中軍先遣校尉與爭地利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大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走出塞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詔賜爵關內侯歲餘病卒居不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媿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在中山孝王帝崩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長子諱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隨父擊西羌有功未拜病死諱弟野王遠立舉至太官千秋父官昭帝時梅於上官法

馮野王傳事宜元成朝

野王字君卿通詩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富陽長徒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高行人為左馮翊歲餘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弟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帝親屬以野王為比必乃下詔曰剛強堅固雖然亡欲大鴻

膳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錄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數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且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成帝舅王鳳輔政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後章誅野王懼不自安鳳風御史中丞勸奏野王免歸終于家

風讀曰讀

馮遂傳

遂字子產潁陽界茨材為美陽令遂清河郡尉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光祿燕于水舉遂茨材為美陽令

馮上傳

立字聖卿通春秋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蹠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更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歎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歸周公叔叔猶二君後遂為東海太守下淫病痺痺必麻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馮參傳事成哀帝

參字叔平潁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尚其奇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惟寢寢室中以王舅權滑陵食官令綬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尉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闕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詔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王氏丞相權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參弟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委重責也與之並列

宜少誦節卑體現有所宗而君侯威修容貌以嚴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臣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參居參中參太后臨以視謀大逆之罪參以同產當相坐謂者水劉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位今被惡名而死好第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參白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參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說節交亂自良被害自方而然故伯奇放流說說此王國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參子宮刑詩人孟子故說見申生雅經伯奇放流說說此王國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參子宮刑宮刑作禁伯之詩申生雅經伯奇放流說說此王國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參子宮刑伯奇放流說說此王國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參子宮刑

叙傳子明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方良
孝宣帝五男一人昭帝四人封王

孝元帝許皇后生

淮陽憲王欽 張使仔生

淮陽憲王欽傳

造孝立繼 晉使仔生

山山哀王竟 成使仔生

東平思王宇 公孫使仔生

山山哀王竟 成使仔生

淮陽憲王欽母張使仔有寵於宣帝霍氏廢上欲立為后久之德宣霍氏欲害皇太子乃免遷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王使仔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唯張使仔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思遠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太子也當立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妻失母故弗忍又之上以尊賢于成帝議爵於兒經明行高無於朝廷乃召拜參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

互註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見注

楚孝王昭傳

楚孝王昭子勳為廣或漢勃楚子頤嗣平帝崩無子王林立頤子白女為漢子奉上帝後其位以嬰為定帝
公漢既諫林嬰為更始所設事史始建丞相李松舉

東平思王宇傳

東平思王宇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軒紀法與軒相交通上以至親賞罪父之事太后內不相得上於是

遣張子蟠教諭之詔書又教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且自當於嗜欲故吾常銷而邪心作

情亂其性利勝於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當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傳之教漢加以少所聞見

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

問大將軍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

夫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諂之

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大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

事靡不畢載王當樂道傳朽官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虞與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遠忘況皆

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受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年竟皇龍云思王家在無據傳

西歷

孝元帝三男一人昭帝二人封王

孝成帝王皇后生

中山孝王興馮昭儀生 定陶共王康 華昭儀生共音恭

中山孝王興馮昭儀生

西

定陶共王康傳

定陶共王康多材藝知音聲上奇之成帝即位綠先帝意通異於它王王薨子夜嗣成帝無子微入為皇太子後即位是為哀帝中山王興子衍嗣哀帝無子衍入即位是為平帝立東平思王康成都為中山王康子王復

贊曰孝元之後偏育天下偏古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王於時諸侯為勳魯安張博詩之幾陷無道後元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叙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勇武遂除漢晉除幾陷大理廷孝思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母戎元之二王孫繼太宗哀平昭而不釋天命史傳

匡衡傳 事宣元成朝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詠音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富庸作以供資用人作投交類也尤精力過絕

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衡來漢書也匡說詩解人頗疑也衡射策申科以不應今除為太常掌教訓

補平原文學約及學者多上書屬衡經明當世少雙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不宜在遠方

事下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明最有師道可觀望帝

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喜之會元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領尚書

望之為刺望之名儒天子任之多所責屬高克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以將軍之尊府海內莫不仰

望曰仰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寧責在身而列士不

譽是有孤白之責而反衣之也既反於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

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謂隨運補之常將軍誠召置事府學士錄然歸仁錄與衆事

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重史屬衡於上上以為

即中書博士給事中 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衛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

教民俗殊務所遷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累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

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哀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道之未得其務

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

日韓臣愚以為宜重曉然大變其俗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

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

之言則下有爭對之患上有自尊之士則下有不讓之入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

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官好陷人於罪性聖也貪財而

暴勢故犯法者眾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學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孝國風之詩屬南召南

被聖賢之化深故厲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善而國人暴虎鄭伯莊公暴秦擅貴信而士多從死公酒酣

樂元共其於是會息仲行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晉侯好儉而民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

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而不自

知遷善日進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京師四方之極也毒者且蓋以保我

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

遠方都國來者無以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

精祲有以相遺氣相遺以成災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

動陽敵則明者暗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

所共者大而史安集之不稱之故也。明熹宗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龍珠星，諸見龍珠星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故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黜潔白之士，昭無佞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衛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放，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衛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總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戚咸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陛下聖德天覆，子堂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若始論議者，未至揚先帝之盛功，至大也或本意而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下復扶是以群下更相是非使江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釋廢也已成之業也已虛為此紛紛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愚闇少見者，戒於鑿鑿，鑿鑿者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澹靜安舒者，戒於後時，澹靜者恬淡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戒，於聖德，臣又聞家室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婚義曰婚者禮之本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相內者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適下用禮之於內也，卑不逾，不逾者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

卑庶也。適子冠乎詐禮之用禮也。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如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濟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以四方克定。厥家治四方。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衛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傳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千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衛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惠澤著。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芻蕘在茲。嘉成王政。畢思慕。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達。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閨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居尊后夫人之行不俾乎天地也。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前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願陛下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銜材鷲。無以輔相。善義。切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分扶通人道之正。不恃於其本性者也。時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有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且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重人倫。蓋欽翼椒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嚴謹臨眾之儀也。善惡和說。說嚮下之類也。舉錯動作物。博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教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稱。稱以視之。又觀以禮樂。習禮。延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象化而成俗。今正月初辛。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

得望威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衛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 初元
 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衛皆畏顯不敢失其言至成帝初即位衛乃與御史大夫甄譚
 仲馮曰 共奏顯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王尊劾奏衛譚不以時白奏顯等而乃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當作張 無大臣輔政之義衛數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
 帝委政遂及朕躬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尊言誠欺加非於君朕甚憫焉君何疑而上書歸侯
 乞骸骨是責朕之末燭也因賜上尊酒養牛衛起視事上以新即位優優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衛嘿
 嘿不自安母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報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衛子昌醉殺人衛免冠徒跣
 待罪而有司奏衛專地盜土衛竟坐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互註成帝時言郊祀之制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詳見郊志言大臣者國家之股肱百姓所瞻仰明主

所慎擇也

初衛封侯之樂安卿卿本擬封三千一百頃而以閭佰為界初元元年即園漢以閭佰為平波佰積
 十餘處與封連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衛遠從史收取田租司隸校尉嚴助奏衛專地盜土
 以自益佰者田之
 東西界閭者佰名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張禹傳 事宣元成三朝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久徙家遂勾連音單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善評久之頗
 晚其別者布卦意剛必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白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

從沛郡施繇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唐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聚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為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為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故事試以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厲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連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禹拜為諸吏光祿大夫時帝舅王鳳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故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焉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

致堂胡氏曰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為退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持鳳收印綬敵血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效則商之死固宜然位為帝師意識乃爾他日無惡乎朱雲之有請也

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聽許賜安車加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禹為人謹厚內短貨財以因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溼漚溉灌極膏腴上賈日債他財物

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莞絃原又曰樂行莞絃等二物耳於文為所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

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備易也二人異行禹心親

愛崇數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歸宣置酒設樂與子弟相娛禹將索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莞絃

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使坐謂非正寢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

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家坐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

求之上以賜禹曲陽侯王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之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根卒

以肥牛亭賜禹林由是害禹罷數罷惡之天子益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閣謂其飲食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林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恩與相近上即時使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持運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謂禹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謂禹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史氏所言王氏事亦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原父曰按春秋地震五年故行十六字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

致堂胡氏曰日月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東陽所宗而受侵略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在人君於此必監於使賢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且外戚擅國異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修者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盡主者乎凡禹數言之中老奸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家胡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劔雖不得加而禹之幾終古不可免矣

後曲陽侯王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說謂禹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

省中樹皆何木也

長樂宮中有溫室殿

光嘿不應史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奉

成不結黨友養遊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嬖嗣至

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于定陶王上議誰可為嗣者程方進王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

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

也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

廷尉光久典尚書律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逼婚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

覺時棄去或史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諸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

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和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逼婚等或史嫁義已

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丞相方進薨召光受丞相博山侯印綬上崩

度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魯賈大臣益封光十戶時成帝母太

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園邸詔問宜當何居光素知傅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與

政事不欲與帝相近議以為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復道通未央宮傅太

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怕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師

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倚違者違成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

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復數月遂策免光

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生承傳太后指委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

復為丞相數諫事忤指旬成閭閻三相也猶也議者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恩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

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

之

德衰微陰道彊盛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在丙五事也建用皇極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

道不立則咎徵厲臻六極僭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此側匿也吐了反

行也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沔之作也歲之朝曰三朝朝之朝月之其應至重適正月辛丑朔日有

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垂示虛生故災異數見以謹吉之欲其政更若不畏懼則凶罰

加焉陛下聖德聰明統絕業業承順天古敬畏變異較躬自約總正萬事遠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

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應受之至務也書曰天棊謬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

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尊尊而已書奏上說賜光束帶拜光祿大夫月餘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為御史太

夫二月為承項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尤省免傳嘉為庶人明年定三

公官光為大司徒袁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

委政於莽莽懼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明年徙為大傅而莽為大傅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

稱年銜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為光愈怨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元望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

道衍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者有疾書曰無遺考老回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每朝十日

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木名似竹有枝節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

傅大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

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日典讀光終無所為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

十薨諡簡曰侯始光元霸以初元元年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馬霸子孫嗣福薨子房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千戶房子莽封為樂成侯後避王莽史名均

互註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國安危見此

馬宮傳

馬宮字遊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采甲科為郎歷位代孔光為大司徒復代為大帥封扶德侯
哀帝時與丞相御史推議傳太后謚元祐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莫之逆謀前詔益者宮為
莽所厚獨不反恐懼上書謝罪莽以大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議故定陶王
毋諡希指雷同以惑誤上願上印綬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
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其以侯就弟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卒宮本姓為大宮任學傳
馬氏云初師升馬宮能高深連廷計乎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長章賢宣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富子嬰咸
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方領道振之衣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
迹見繩迹明且符也烏能勝其任乎

叙傳樂安侯蔡邕或說音古之大學民具同瞻囿于二司司指叔射王尊王貲安昌貨殖朱雲作媒朱雲言欲斬佞
音博山停慎受谷之疾

王商傳 事宣元成三朝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賢封侯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
稱父竟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感於是大臣為商行可以厲羣臣長是以學風
俗宜備近臣繇是推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廢幸共諸幾代太
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擅仿太子頗有力焉 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使為左將軍而帝元舅
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得商論議不能平反鳳知之亦疏商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

第... 卷...

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

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聲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

也履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說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

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說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怒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

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賢言不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

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單于見天子而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

商說大畏之遽起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楊彤之其郡

有災害十四已上高部屬按問鳳以曉商告語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勿按商不

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重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閹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

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

不入反商以閹門事見方自知為鳳所中中竹仲惶怖更欲內女為援適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

日有蝕之太中大夫張匡其人巧佞上嘗顧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孟康曰中朝臣也仲為曰下朝者

丹等今問匡也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仲為曰五說也時左將軍左將軍等却是一句上以匡重下

等俱謂之中朝當屬下句言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而後言匡對曰左將軍丹問匡對曰商作威作福從

外制中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執左道以亂政左道謂邪也匡對曰臣節詩節內凡故愿是而日蝕往者丞相

固功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休怒憂愆古令商無尺寸之功

而有三世之寵其虧威德有鼎折足之山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

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赦商罪收丞相印綬商

免相三日發病歿血薨諡侯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王章訟商直言鳳顯權鳳竟以法誅章西長

子安

嗣非為學為漢王莽味不謂
己者安見彼以非自致爾

史丹傳宣元成三朝

史丹字子仲魯園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

依倚史以宣帝即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高為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輔政五年薨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

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

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閭元

帝祝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也或置鑿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讀銅凡以槌鼓也音韻

下也通詩益聲中嚴鼓之節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道

反投也硬也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過萬人於絲竹鑿鼓之間取人言則是陳惠李微二

皆黃門也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後帝之少弟中山哀王薨上悲不能自止太子至不哀

上大恨曰安有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丹謝曰臣見陛下哀痛至以感損臣竊屬太子母泣

涕感傷陛下上意過解丹之賴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

希得進見問尚書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問獨護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

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通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皇太后不得至此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

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言切至上意大感因謂丹曰

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還謂口說言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噓音在又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元帝竟崩成帝即位下詔封丹為武陽侯丹為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僂滿不備珠無然心甚謹容故

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園邑重以舊恩數見獲賞賜累千金
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水始中病乞骸骨

歸家黃誼頌侯

有子男女二十九人男皆以丹任為侍中諸曹

傅喜傳

事咸平三朝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無為太子咸帝選喜為太子
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歸望
於喜喜執諫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
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甲綬以光祿大夫莽病大司馬空何武尚書令喜林皆上書言喜行義
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采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
還百金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晉以李反治亂則喜不易楚以子玉輕重則喜不易魏以無志折
衝信陵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諫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于王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

君臣相慶

百為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開廉頗秦與趙相趙長平廉頗困守不戰秦使入反頗

括軍逆

漢散萬金以疏亞父事在陳平時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以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從

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丁傳略嘗嘗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未拜尊號與咸帝

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以不順從

數月遂策先喜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采帝崩師丹即上王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

安性端慤

怨口角反復也論議忠貞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級不預侍從邪介然守節以致于遂就國傳不云乎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復凋也其置喜長安以故高安侯其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棄實孤立受

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級謚貞侯

壽從弟孔侯妻女為成帝皇后前王莽用事元帝立官許嫁郡妻于後合酒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咸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

三王謂王莽也皆重侯累將爵極富見其位矣未見

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

陽平謂王莽之家好事慕名其勢尤盛嗜貴最久

國王商有剛毅節廢然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則王掩魚揚

吳傳會善意

漢書內附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閨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寐轉移大謀卒

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善守節不傾亦蒙後測之責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帝弟

叔傳樂昌為貴不掩不誦是問院多是周廢然王商為武陽校物輔導則君阮忠且謀繁死舊動高武

守正因用濟身

喜不可大后免稿

薛宣傳事成帝哀帝

薛宣字籍君東海郟人也

籍音資察廉疎不共承

從宣歷行屬無運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籍君至丞相我而子亦中丞相史

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

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九執聖道刑罰惟中

避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

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刺史所察本有大條今則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

吏民過失謹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懼九誤忘

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徧哀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高

未必不由此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思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也內未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

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使宜舉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錄

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廢亂者政上從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

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標陽令謝游皆貧瘠不避持郡短長前二千

石數案不能竟案驗不能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滅其得所受取

外湛有政節敬宣之效過手自牒書條其奸滅封典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太守盜法有

盜斷官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律條或五十不忍相累章致參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

眉於後仲眉無憂也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滅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

湛印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標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

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最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遠未嘗治民

職不辨而東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又郡周事更為樸煩長舉茂才遠在東宣即以

令奏賞與恭換縣條有材不稱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宣得郡中吏民罪名報

召告異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

宣歸思愛成者宣為史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愛人而日至休吏日

謂冬夏至之日不有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高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

來又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專子設酒有請郡里宣笑相樂以古斯亦可吳扶慙

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思也思省思也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

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選為少府共張職辦共諱曰供月餘御史大夫于

水卒谷水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下不曠也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

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依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

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毀墮火燒反故也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

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嚴下嚴下固反疎也雖不吐剛不茹柔平正也若人一舉錯

時當當丁浪反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奸絕息辭訟歷年不至

丞相府故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一賦三輔之功什九也效半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宣考績功課簡

左兩府丞相卿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辜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

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退食惟公也惟陛下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

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會邛城太后崩宣為王喪事

倉卒吏賦歛以起解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策免宣初宣為丞相而隍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

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先後二歲為宣明習立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

可復進用上徵宣復將高陽侯加寵特進給事中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淳于長罷就第

哀帝即位博士申咸毀宣不供養後母行喪服薄於骨肉不宜復列封侯在朝者宣子況聞其語賅客楊

明遮所咸宮門外宣遂坐免為庶人卒於家宣子忠亦至二十石始為彭城令宣過其縣宣心知惠不

能業行舍中處置什器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紀終不問惠以史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寄遺門下掾送宣至陳

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敢或惠更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

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尚為後況與魏王春瑞主

宋博傳事元成良三州

宋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博賊行通捕擊掠無所避也稍違為功曹伉俠好交

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蕭育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吳琴廉稱安陵丞後去官入京

兆塵曹史列掾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自解也問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因

罵博詐得為警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故掠卒免咸死罪咸得論

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咸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為蕭育宋博除吳府

屬鳳其弟之舉樂陽令以高第人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更工術也及為

刺史行部行下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畢送發欲以觀試

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趣請曰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救告吏民欲言縣承尉者刺史不

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里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竟及言盜賊將訟事各使

屬其部從事屬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迨至於此後博徐問果

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言齊人之俗其性遲鈍多

自高大以博新視事石曹緣史皆移病卧博折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

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夫史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

之皆斥罷諸病史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輒送者老夫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連博出教

主簿賴老生不習史禮主簿且故拜起問習乃止又教功曹官屬多賸衣夫裕裕裕音結不中節度自今

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史時有奉詔稱

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史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免辭君出

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據史禮節如楚趙吏 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

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說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也到誅罰輒

行以是豪彊熱服列及之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闕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君姑幕令

承言賊發不得有書到令丞就職游微王卿力有餘如律令顏曰游微主相王卿得救惟怖親屬失

色晝夜馳驚十餘日聞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敢微到齋伐閭詣府後功也周部掾以下亦

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 以高第八守左馬湖滿歲為具其治為湖文理聰明殊不及萍

宜而多武諳網絡張設少及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貨縱放也含置也皆寬假下也吐侍反下吏以此為盡力 遷為

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掾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長數名為寇益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

中清後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

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采且二十年亦獨耳割日久平抄也三尺律令人

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謀前世決事史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履食之履芳自反

之不正法正監以為博未必能然即共條白馬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

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 久之遷後將軍與紅

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及博坐免 後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數

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

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

各有分職分秩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

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

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車狀以備三公官為議者皆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雖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大夫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其之言此古若御史大夫之職當後二歲徐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隨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休廢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復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令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表率從之適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史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晨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為初何武為大司空又典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史所為位高至九卿所急立選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春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唐部九歲舉焉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成勳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可自守而已恐功致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晏自微至富貴食不重味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政仕宦者為舉之政報仇怨者解報以帶之美趨事

侍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 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博喜孔光等共持正議孔鄉侯
 傳晏亦太后從弟湖欲欲順指會博折微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專號以廢孝道縣是師丹光克寵喜
 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傳太后怒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風傳令奏免喜
 侯博受詔與御史趙玄并奏喜無益於治請免為庶人上知傳太后素常怒喜疑博玄承指詔左將軍彭
 宣與中朝者雜問喜等勸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思以結信貴戚背君卿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
 為臣不忠不道請召博等詣廷尉詔獄博自裁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
 夫並拜於前殿廷登受策有音如鐘聲語在五行志博夜寢早起晏希
 互註與蕭育為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後有隙世以交為難見蕭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史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罵諷有極也
 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入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假借以物借世主已更好惡莫
 前復附丁傳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哉

叙傳高陽文法陽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博為左馮翊時有長陵大姓兩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刺若其類者功曹受怒白除禁調守府博聞
 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麻博解左右問禁是行等劉也禁自如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丈夫固時
 有是為相欲治卿社杖用禁能自效不桀且吾且覆登廷伏其有功報禁今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四

二百六十六